

看到保护站有人在挥手。他不是别人，就是思贤。

思贤看上去神情有些伤感，眼睛像是哭过般又红又肿。他要我们带他回格尔木，我们带上他就上路了。

我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他告诉我说，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原来，三天前，他们在路上为藏羚羊开路的时候，有一个鲁莽的司机为了赶路，居然不顾他们的阻拦，闯关而过，直接撞飞了一只可怜小羊羔，羊群被切割成两半散去了。他们为此悲愤不已。然后，捧着那幼小的羊羔埋在了保护站专门为羊羔挖的坟墓里。他们葬了羊羔之后，正心意难平时，却看到有一只母羊在公路旁徘徊哀号，整整一个下午都在呼唤。他们知道那是羊羔的母亲，于是，又含泪把羊羔给挖出来，放到母羊的面前。母羊悲伤的神情令每一个人心碎，直到母羊绝望地离开，他们才再次埋葬了羊羔。

说完后，思贤的眼中有泪光泛起，年轻的脸上悲愤交集。我们听了也义愤填膺，却没有人多语。

我试图转移一下话题，来驱散一下悲伤的气氛，于是搂着思贤的肩膀问“你接下来准备去哪里？”

思贤忽然泪水直冒，然后握住我的手哭道“大哥，我要回家！我妈妈一定找我找疯了！”

我一把抱住他，将他的哭声捂在怀里。我的眼泪忽然也涌了出来。这个迷失在世界边缘的少年，在见证了真正的忧伤之后，深深地明白了一种爱，终于在美丽的可可西里回头了。

**大道理** 年轻的叛逆的生命，在目睹了母羊丧子的伤悲之后，心灵受到了震撼，突然间理解了母爱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可可西里，在这个他献出了爱的地方，同时也得到了爱的答案与报答。

## 和你在一起

赵菱



我刚生下来，还是一个粉红色的只会乱蹬和哭闹的小动物时，他们就把我抱到了姥姥家。

姥姥耳聋，也不会说话，一生都没有触摸过声音。她听不到我哭闹，怕我因为没有奶水吃而哭得昏死过去，就用一根粗棉线把我的手腕和她的手腕连起来。我一动，她就会惊醒，然后料理我的吃喝拉撒。

上四年级的时候，一个穿得很整齐很气派的男人来学校找我，他生硬地叫着我的乳名：“蛋蛋，你过来。”

我不过去。我吃惊地瞪着眼睛，发现这个男人有一双大大的双眼皮眼睛。他的头发很稀薄，肚皮鼓鼓的，比我见过的所有的男人都气派。

我身后有一群人起哄“没人要的野丫头，快喊爸呀，喊了就有人要你了。”

后来这个戴红方格领带的男人说我是个傻瓜，说我天生是个让人讨厌的人，无可救药。因为我眼神呆滞，说话语无伦次。

他的话当然是无比错误的。我的聪慧在小时候就体现出来了。无论学什么新知识，我都学得飞快，没有人能赶得上我，高年级的学生也得甘拜下风。语文老师说我的头脑灵活得可

以让火车在里面随意拐弯。我长大了，长成了一个瘦弱的女生。总是穿着洗旧的棉布衣裤和磨得起毛边的白球鞋，白球鞋是姥姥攒了三个月的鸡蛋钱给我买的。虽然我们很穷，但姥姥坚持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。

在我十二岁的时候，她穿着崭新的宝蓝色棉布衫带我去找妈妈。天很热，我们走了好久好长的路。我累了，她就让我趴在她脊背上，后来，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房子很大很亮堂，墙壁雪白雪白，四周摆着一盆一盆绿色植物，有一种植物还结满了亮晶晶的小红果子。

对面坐着那个曾经系着红方格领带的男人。他身边坐着一个瘦瘦的女人，米黄色连衣裙，长头发，有一双很大的楚楚可怜的眼睛。我以前在镜子里看见过自己和她一模一样的黑眼睛。

我顿时明白了，原来这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。

我们来到后，男人和女人便争执起来，为了我，男人也许是为女人罕见的强硬所激怒，抽出了皮带。牛毛黄的宽大皮带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动作漂亮利索地抽下去，女人手腕上就飞起一道道紫红色的伤痕，嘴里发出一声声惨痛的呻吟。

我一个人缩在墙角看着这一切，我惊恐得有了幻觉，觉得那些小红果子全是血珠凝固成的。我开始恐惧地尖叫，胡乱地用绵软脚蹬踢光滑如镜的地板。

姥姥进来时，只看到被皮带抽得奄奄一息的女人，而龙卷风一样的男人还在疯狂地挥舞他的武器。

我的姥姥惊呆了，她从来不知道她的光鲜亮丽的女儿在这个家里的地位还不如一只猫。

她无法保护她的女儿、她的漂亮的苦命的孩子。于是，我的不会说话的姥姥淌着两行浑浊的老泪，缓缓地向着那个男人跪下了。崭新的宝蓝色棉布衫此刻在明亮的灯光下，破败得像一面绝望的旗。

从此，我和姥姥相依为命。

我的头发长得很长了。我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梳成两根小辫子，用金黄明亮的橡皮筋束着，看起来很快乐很神采飞扬的样子。我的名字也渐渐地响亮起来，谁都晓得我是个聪明清高胆怯孤傲的女生。其实这就很好，不和外界发生联系，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些外界的赞美，永远和我最亲爱的姥姥在一起生活。

可是，那一个金黄色的残忍的秋天，姥姥病了。她的两颊飞快地陷了下去，紧绷着一层枯皱的苍黄的皮。她的眉毛很长，粗壮散乱，看上去像是一个能够隐忍苦痛的倔强女子。我亲爱的姥姥，不会说话的姥姥，一生没有触摸过声音的姥姥，你的语言藏在了哪儿呢，谁的手把它遗失了？如果可以帮你找到，姥姥，你悉心喂养大的孩子愿意用生命来换取你一晚痛苦的叫喊。

姥姥在那个果实飘香的金秋，安静地飞走了。

姥姥和她的白屋子一起入土的时候，我开始尖叫，持续不断地尖叫，眼前出现大片大片的幻觉。灿烂的阳光，碧绿的韭菜，粗糙的木栅栏，懒洋洋的大白菜，土墙上各种各样的奖状，熏黑了的窗纸，木门上淘气的娃娃，阴森神秘的枯井，油亮笔直的红香椿树，我们的粮食，我们的蔬菜，我们忠实的狗，我们的家。

姥姥离开我之后，我迅速地成长起来。我剪去了乌油油的长发，坚韧干脆地生活着。

只是我心底有了伤口，金色的明亮的伤口，终生无法痊愈。因为，再没有最疼我的人和我在一起了。

**大道理** 这篇充满意蕴的文章给了读者爱的力量。姥姥以她的隐忍和坚强养育了外孙女的